



說說心里話

遼寧文藝社編

遼寧人民出版社



說說心里話

——“遼寧文藝”農村讀物選集之一

遼寧文藝社編

遼寧人民出版社

1956年 沈陽



說說心里話

遼寧文藝社編

于一等插圖

遼寧人民出版社出版（沈陽市軍署街23號）

沈陽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文出字第一號

沈陽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沈陽發行所發行

編號：4516·787×1092耗 墨·3萬印張·53,000字

1956年3月第1版 1956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數：1—40,078 定價（5）二角七分

目 錄

說說心里話·····	李敬信 (1)
心里點上了万盞灯·····	丁曉村 (17)
望花村紀行·····	浦漫湘 (23)
老曹入社·····	侯 印 (29)
貸 款·····	馳 白 (47)
小牛和山羊·····	趙 航 (53)
石柱子·····	李雲德 (62)
福生和爱琴·····	豁 明 (71)
兩战士·····	刘永衡 (77)
姻 緣·····	刘昌璞 (89)



李從藝插圖

說說心里話

李敬信

柱他媽，你把火盆裏添上炭，順手把燈芯撥一撥，讓它亮亮的。現在咱又回到了農業社，心裏敞開兩扇門，屋裏也讓它紅紅火火、暖暖和和的。

李區書，既然你來了，也就是自家人，把鞋脫了炕上坐。別看外面大風嗷嗷叫，咱炕頭上滿熱乎。對！這才對！

俺這蘭旗溝偏僻些，一年到頭，不用說區幹部，就

是村幹部的脚也很少往这溝邁。偶爾區裏人來個一兩回，咱也看不見，頂多找村幹部談談，住個一兩天抬腿又走了。这回你說區委要加强对俺村的領導，好！太好啦！我从心眼裏擁護。

你問：春天農業社為啥開除我，不，應該說夏小鬼為啥開除我，怎麼对你講呢？真是小孩沒娘，說起來話長。还是从根說吧！去年秋，老奎叔——这溝就他一個黨員——从區上開會回來，就找幾個積極分子張羅建社，俺一听他講的入耳、对心思，就先報名啦。以後又串連很多像我一樣的貧困戶和比我稍強些的下中農也入社啦，可是老奎叔看看这幫人只牽進社來三头小毛驢、兩條黃牛、一匹跛馬和兩輛半新不舊的破花轆轤車（一輛还没有車轅箱），他傷心的晃了晃头說：党給我的任務，只許办好，不許办壞，咳！光靠你們，農業社怎能顯示出來優越性？他長長的喘了口粗氣，他覺得建社的樣子是有了，只缺少大梁木。怎么办呢？找吧！于是他东磕头西作揖的總算請進社來一位財神爺。就是你今天在會上看見的那個矮胖子，圓盤子臉，老眨巴左眼的那個人。他名叫夏廷閣，人稱夏小鬼。他是土改時削了尖的老中農，後來糾偏了，人家又僱上了長工，直到前年村裏宣傳總路綫，他才把長工辭掉了。老奎叔動員他入社，真比登梯子上天还難，他把腦袋搖的像個貨郎鼓似的，說啥不入。人家院裏有車，槽上有馬，家裏大缸

醃豬肉，二缸醃雞蛋，老婆孩子就是一年不下地也不能餓着，何必入社呢！但，事架不住長啊！老奎叔一天到他家去八遍，把嘴唇都磨薄了，夏小鬼才答應考慮考慮。天下打雷不光咱蘭旗溝响啊！他出外一打听，果然村村都在轟轟烈烈的張羅建社，他怕又像土改時那樣颳大風，才一口應承下來。

夏小鬼入了農業社，社裏馬上添了生氣：拉柴禾、送糞不僅有大角車，而且還有膠輪車，大膠皮軋轆一轉，馬脖子上串响鈴噹啷啷直响，响得老奎叔眉開眼笑，响得夏小鬼揚脖子直腰，社員們似乎也覺着農業社更氣派、更富足了。這樣，在社員大會選舉的時候，夏小鬼就被選為農業社的副主任。他当了頭行人，也就擺出了頭行人的架，每次社裏開會，老奎叔講完話，副主任都得作些補充，雖然事說的重複，可是大夥還是硬着頭皮听下去了。老奎叔也覺着省心多了，什麼事現在只要提個頭，副主任保證能答上個尾，老奎叔說：明天得往地送糞了，副主任立刻就把人分配好了；老奎叔說：咱們社要訂一個年產計劃，副主任不等說完拿筆就寫，真是：行事瞅着主任的眼珠轉，說話跟着主任的舌頭轉，不過，有的事也不這樣。譬如評車馬租金時，副主任的大黑馬明值兩石糧，他硬說駕轅牲口值二石五，管委會的人，大眼瞪小眼的，牙好像都被蜂蜜給粘住了似的，誰也不張嘴。最後老奎叔說：“給二石三吧！”大家夥明知道還

高些，但还是這樣作價了。正好，我趕他的膠輪車，有一次上城給供銷社拉貨，套車的時候，副主任動了手，他把玉升家的小青馬拉去駕轅，把他的大黑馬套了外套，我一看氣就來了。小青馬評了一石七，大黑馬當駕轅牲口評的是兩石三，他這不明擺着找便宜嗎？我問：“幹麼？副主任。”他眨巴一陣左眼，瞅我皮笑肉不笑的咧咧嘴說：“嘻嘻！小青馬剛上套，讓它有機會鍛煉鍛煉，常了可就能成一匹好馬！”我一聽，他把我當成三歲孩子了，壓住了火說：“玉升同意了嗎？”他又一咧嘴：“嘻嘻，這事為他好，他還能反對嗎？”他左眼眨巴的更厲害了。我知道他一眨巴眼心裏就有鬼道道，所以他越眨巴眼，我心裏越討厭他。我沒分說就扯住韁繩把兩匹牲口倒換過來了。他大概看我臉色有點不好看吧，就說：“老耿，我這可是一片好心哪！”我說：“算了，讓它再活二年再鍛煉吧！”他臉氣的發紫，一甩袖子就走開了。

過完年，社裏号召社員們投資，我回家瞅瞅四壁溜空，咳，有啥可投的呢！要錢沒錢、要草沒草，愁的我端着飯碗下不去飯，後來，把大門外的一堆糞給社裏拉去算作投資。你猜，副主任在背後講啥？“赤手空拳入社，還想吃剝削飯？”俺一聽真比棒子打的還難受，吃剝削飯？俺又不是地主。不錯，俺是個貧農，可是也不像夏小鬼說的那樣：兩個肩膀夾個腦袋就進社來啦。俺有地、有兩隻手，身子骨有的是力氣，為啥說俺想吃剝削

飯？當然，不能和他比，他有車有馬，可是農業社離了俺這幫人，怕也得塌了半啦天吧！再說，誰願意受窮？在舊社會一個肩膀养活地主，一個肩膀养活自己，受窮是被財主家剝削的；共產黨來分了房子分了地，俺聽黨和毛主席的話，參加了互助組，小日子過的也是火炭紅啊！還買了一條大乳牛呢！誰料想，前年正是穀子揚花、高粱拔節的時候，連連下了幾場暴雨，山水下來把莊稼全給拉走了，當時，一股急火，我的眼睛就看不見道了，後來又得了傷寒病，年底把大牛賣了也沒還上欠債。轉過年，我病剛好，身板軟顫，全仗柱他媽和鄰居們換工才把地種上了，莊稼沒時弄上去，秋後打了點糧食剛够吃，李區書，你說，這窮能怨俺嗎？我把夏小鬼說的話告訴了老奎叔，老奎叔說：“說就說了吧！有錢人嘴大，等以後咱們把農業社辦好了，他就不敢說了。”我尋思，咳，人窮有理也矮三分啊！只好把氣別在肚裏。

一眨眼工夫，驚蟄過去，來到了清明，農業社也忙起來：刨楂子、送糞、選種、頂漿打壟、準備春耕，社員們一人頂兩人忙。老奎叔上區開會臨走以前還囑咐我，讓把糞早些送到地裏。有一天我正在社院裏裝糞，忽然副主任領着一個戴皮帽、穿皮襖的中年人走進來，我一看還是他的小舅子，在城裏跑行商的。我納悶，他來作什麼呢？副主任一步三晃地走到我面前吩咐說：

“老耿，把糞卸了，車要上趟城！”

“做什麼？”我一楞放下了手裏的鐵鍬。

“送豬。”

“社的嗎？”

“这事用不着你問，你尽管趕車就得了。”我听这话真有些刺耳，心裏想道：这也不是像以前給地主家趕車，叫走就走，現在，我是社員，為啥社裏出車不讓我知道？我冷丁想起來，這兩天前後溝的豬賣了不少，原來是他們搗登買賣呀！“不能去！”我繼續往車上扔糞。

“不去？”他是蕩着腦袋走到我眼前問。

“对了。沒老奎叔的話，車不能上城。他走前吩咐讓我三天之內把糞送完。”許是我當着他親戚的面捲了他吧，他火來了自己動手去解糞簾子，我一把扯住他的胳膊說：“不許你動！”

“我的車，我的馬，我樂意上哪兒就上哪兒！”他洋洋得意的斜瞪個眼，歪着脖，腦袋劃圈子跟我說話。

我說：“你車、你馬，入了社、吃了租，可就不歸你支配了。”他就往下卸糞簾子，我就不讓，於是，打起來了。社院裏馬上圍了一羣人。我說：“讓大家評評理，社裏活正忙，你當副主任的讓大車出去給你跑買賣？”我揭了他的底，他有些羞惱成怒，鼻子歪了，兩隻眼睛像條毒蛇似的瞪着我，忽然，我从他的臉上看出了从前地主張扒皮那副凶煞相。他滿嘴直噴吐沫星子罵道：“好，耿老四，你不服從領導，走着瞧，社裏有你沒我。”



李從藝插圖

這時，他小舅子忙出來解圍，勸道：“這何苦呢！咱憑錢到那還僱不出車來。既然社裏活忙就算了。”他扯住夏小鬼的膀子，衝出人羣急忙忙的走了。我倚着車氣的直門抽烟，可是，先生氣怎辦？尋思尋思還得幹，裝上糞也趕車走了。

真湊巧，當天他的大黑馬突然不吃草料了。嘴巴頭拱到槽裏開開又挪開了。夏小鬼聽說，正好，找到了機會，把槍口對我開火了。晚上，他召開了社員大會，在会上他添枝加葉、無事生非的給我編造了好些罪名，說我：存心搗亂，不服從領導，有意破壞社的耕畜，一心要搞垮農業社，就這樣把我開除出社了。你問：大夥會答應嗎？唉，那時候社員們的階級覺悟能像現在這樣高嗎？老奎叔，上區裏開會沒回來，貧農不敢張嘴說話，夏小鬼在家一手遮天，剩下的富裕戶，是張着半边嘴、閉

着半边嘴，張着的這半边嘴說出來的話，也像鸚鵡鳥似的跟着他叫，李區書，你想想，還會有咱好嗎？當時，我心裏也明鏡似的，知道他是洩私憤，報私仇。

說起來，冰凍三尺並非一日之寒啊！俺倆這個疙瘩在入社前早就結下了。李區書，你給評評理，看看究竟是誰的錯。前年國家剛開始統購統銷的時候，我听村幹部們說：農民們要多賣餘糧，支援國家工業化，可是夏小鬼当着村幹部的面就隱瞞了土地產量，想要少賣糧，我知道他地是上高地沒受水害，當場叫我給揭發了。李區書，你沒看他當時那個樣，眼睛都氣藍了，如果他身邊有把刀，立刻就能把我殺了，從那以後，他見我連句話都不說。我尋思，哼，不說就不說，反正你也不敢把我怎樣，這不像從前財主們的天下，得罪了老爺，佃戶們的小命就懸起來了，現在，誰敢無理橫行？去年秋，俺倆都入了農業社，他又當上了副主任，我想現在關起大門來是一家人了，應當把過去俺倆之間的疙瘩解開吧，我也就不再記着他過去所作的錯事了。誰知道，他却沒忘記那個過節，疙瘩越結越大，最後，他就利用職權把我開除社了。

我，並沒服氣，我想現在是共產黨領導的天下，你把我開除社了，等老奎叔回來會給我做主的。這事我沒往心裏去，可是牲口病了，却使我睡不好覺，這不要耽誤幹活嗎？眼看着快春耕了，糞還沒拉到地裏，那怎

行呢！我越想眼睛越閉不上，這時我忽然想起來在頭天早晨飲牲口的時候，大黑馬喝的太猛，許是噲水了。我立刻爬起炕，披上衣服，從家裏拿了些破布條子就到社裏去了。剛進農業社院裏，喂牲口的老楊頭打着個燈籠，見我喊道：

“深更半夜你來幹啥？”

“大黑馬吃草沒？”

“呸，你呀，真是操心不經老，夏小鬼都把你開除社了，你還管他的牲口死活呢！死了他倒霉！”我知道他是同情我，可又不敢得罪夏小鬼的那種人，我笑着說：

“哎，人鬧別扭，不能拿啞叭畜生出氣，萬一牲口有個好歹，還不得社包賠！”他不放聲了。我走到牲口槽旁邊，摸摸大黑馬的耳朵，冰涼，它閉着眼睛死停停的站在那裏。我對老楊頭說：“牲口噲水了。”“是嗎？”他還有些不相信。“治治看！”我找來一個木桶，裏邊裝上點着了的破布條子開始熏牲口，煙氣直往大黑馬的鼻子裏灌，可是它却服服貼貼的一動不動，不到一袋煙的工夫，大黑馬打着响鼻，水順鼻孔眼裏往外流，我牽它到槽邊，它嘴拱草了。我樂的滿肚子冤屈像塊冰含在嘴裏似的全化了，歡天喜地的走回家來。

一天兩天過去了。我天天到崗梁上往南望，哪有老奎叔的影子。心裏有愁事，眉頭上也擰成個大疙瘩，小柱他媽看我天天愁眉苦臉的也不到社裏去了，問我

有啥事？我撒個謊，說牲口沒草料吃，餓的躺下了不能出車。她說：“咱家還有三升豆子，留作下醬用的，你先給社裏拿去吧！”我一聽，心像刀子絞的似的，眼淚差點掉下來。她瞅瞅我，說：“看把你難成這樣，缺草料你怎不早說，一家不夠，十家零湊唄！咱社二、三十戶人家，真的還能讓牲口餓着了。”我說：“主任到外邊去買草去啦，回來就有辦法了。”我怎能告訴她真情實話？她剛生第四個小子還沒滿月呢！就是有天大的禍事，還是我一個人担吧！我像久旱的小苗盼場透雨似的，可下子在第三天晚上把老奎叔盼回來了。沒想到夏小鬼的耳朵長、腿快，跑到了我前頭，把開除我的事早對老奎叔講了，並且揚風說：社裏有他沒我，有我沒他。老奎叔“深入”羣衆啊！走到街上、社裏，碰上幾個夏小鬼早已佈置好的狗腿子一問，果真確有此事，“全體”社員“一致同意”開除我。老奎叔的耳朵一個堵着一個露着，听了一面話就信以為真了。等我看着老奎叔的時候，生米已成了熟飯，他說：“水已經潑到地上了，為了大家的利益，你暫時忍耐點吧！”我說：“怎麼忍耐呢？”老奎叔說：“辦農業社是為了大家生活富裕，走社會主義道，你暫時出社，社還可以辦下去；如果副主任出社了，大梁一撤，社就得倒台，你看看咱是貧農，還能忍心讓社垮台嗎？”我當時覺得天忽然塌下來了，周圍一片黑，腦袋裏忽悠忽悠直轉，差一點暈倒在地。我一切希望

都落空了：什麼社會主義呀，幸福生活呀，一下子好像都離開我有十萬八千里，就像頭二年我眼看着成熟的莊稼被水沖走一樣。李區書，不怕你笑話，我當時甚至連死的心都有，我不知道怎麼走回了家。小柱他媽聽說我被開除社了，急的她一股火，兩個奶立刻不來了，孩子還沒滿月，沒奶吃，天天只好喂苞米粉子，直到現在俺那小四子還瘦的皮包骨呢！你看，睡覺的那個就是。

不能不活下去呀！俺又咬着牙站起來，好在街坊鄰居知道俺並不是個懶蛋子，又參加了溝口馬慶祿的互助組。可是心裏頭却老惦着社裏的事：開了多少水田？在哪塊地打井能引上水來？誰家地適合作半產田，黃騾馬下駒沒？……有時候，不知不覺就順嘴說出來，小柱他媽就吵我：你這不是狗咬耗子——多管閑事嗎？你也不是社員，何必去操心！可是，心不由己呀！到時候還非想不可呢！

春天種地的時候，可難壞我了：自家沒牲畜，事事都得比別人小八輩，一樣的活，得給人家先幹；一樣的地，得給人家先種，肩膀不一般齊，嘴巴就得搭在人家肩膀上，小話說了三千六，種地還在後頭，李區書，你明白：趕海要看潮水，種地要看山景，晚了幾天，莊稼到秋可就兩樣收成啊！我想，若是在農業社，再也不會受這份氣，我恨我自己：當初為啥得罪夏小鬼？若不，我現在不也和大夥一塊在社裏幹活嗎？我有些後悔，但心裏又

一個勁的反对：我沒錯！我沒錯！穀雨前五天，听說農業社密植苞米，我特意去看看，哎呀，那可真叫“密”植啊！密的像种高粱一樣，我說太密了吧？社員們說：“密植，密植，副主任說密點才能多打糧呢！”老奎叔說：“錯不了，副主任早打听好了。”夏小鬼斜眼瞅瞅我道：“這是政府的号召，誰还敢反对嗎？”他的話像狗放屁似的，我理都沒理他。听說第二天區農業技術指導站下來人，才給他們糾正了。社苞米剛放四個葉，就喂遍大糞水，一尺多高就追遍硫酸，我看着真眼熱，只可惜咱手中沒錢，買不起這些肥料啊！

過了端午節，老奎叔領着民工到區上修碧流河大橋去了。農業社的事暫時托付給副主任負責。當時，正劇二遍地，忽然，農業社的地裏起了眠虫。每棵苞米心裏都有二、三個，一寸多長，黑灰色的虫子。对，背上有着長條條的花紋，老百姓叫眠虫，怎麼，你們叫夜盜虫嗎？就是那種虫子，可厲害啦。晚間你到地裏去，就能听見虫子吃苞米葉一剝剝聲，就像蠶吃桑樹葉一樣，不大会工夫就能把一片地吃光。發現虫子第二天，我才看見農業社地裏有一大羣人在那捉虫子。可是第二天、第三天，人，越來越少了。我奇怪，必是捉淨了。晌午頭，大家都回去歇晌的時候，我到農業社地裏一看，咳！李區書，當時沒把我氣炸肺！那塊二畝多的苞米地整個被虫子吃光了。苞米心空了，葉上也是大窟窿小眼子的，

誰看見能不心疼！急的我直躁腳，無奈有勁使不上。我尋思這都怨捉晚了，若是發現蟲子就開捉，怎的也不能吃光了。沒辦法，我去找從前和我在一塊給張扒皮扛過活的蔡老九，他是農業社的生產隊長，我想去問問他是怎回事。剛進社院裏，就看見夏小鬼和蔡老九正吵架呢！一個個粗脖子紅臉的。我從旁一打听，才知道，夏小鬼在背後說：“這是神蟲、捉不了，越捉越多。”正好，有的老頭就張羅燒香許願，鬧的人心惶惶。有些富裕戶像孫錫福、劉成業、王大腦袋，天天嘴叨個旱烟袋從家走到街上，晃來晃去顯得一點不着忙的樣子，就是莊稼全被蟲子吃光了，也餓不着人家啊！貧農可受不了，如果社的莊稼完蛋了，來年全家就得挨餓，於是去找夏小鬼，讓他想辦法。夏小鬼卻把腦袋一搖，兩手一伸，什麼辦法也拿不出來。這時蔡老九就要召開社員大會動員大家捉蟲，夏小鬼擺頭不讓。他又說：“神蟲吃葉，自消自滅。”不用捉，將來自然就沒了，讓大夥接着剷地，蔡老九火了，倆人打起來。夏小鬼說：“家有千口，主事一人，主任走了，現在就是我說的算！”蔡老九僵不過他，後來偷偷的吩咐一個社員連夜上區裏把社主任喚回來。老奎叔到家，夏小鬼正在家裝病不下炕。他的左膀右臂，在他最需要的時候，忽然癱瘓了。我在地裏見着了老奎叔，他急的滿地打轉轉，我看他眼邊紅了，牙花子也腫挺高，我知道他一上火就這樣，